

三國志

十六

得用應從

宋衢州刻本吳志

修上題板

明補版至

證以文祿堂訪書記宋本漢書刻工
姓名定為衢刻

訓賢

宋衢州刻本吳志

三國志目錄

晉平陽侯相陳

孫



吳書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孫權

卷第三

孫亮

孫休

孫皓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六文慈

士燮

子徽

子康

卷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孫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夫人

孫亮夫人

夫人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孫貴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第七

張昭 子承 林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卷第八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畛 裴玄

五志目錄

二

程秉 微崇 關澤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卷第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第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潘璋

丁奉

徐盛

卷第十一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朱桓 子異

卷第十二

虞翻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弘治三年

吳目錄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抗

卷第十四 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周魴

四

卷第十六

潘濟

陸凱

陸胤

卷第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

卷第十八

吳範

劉惔

趙達

卷第十九

吳志

諸葛恪

滕胤

孫琳

卷第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弘治三年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劉惔



孫破虜討逆傳第二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吳家

千富春葬於城東家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懷姪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谷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為縣

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

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

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

所圖也堅行操刀上船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

兵以羅遮賊狀賊望元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

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

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

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

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宮文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

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此

民親附鄉里知善好事少年外來者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

下而潯湘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

萬一日俱發天下響應燧燒郡縣殺害長吏獻

曰角稱天公將軍公將軍角弟寶稱地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

中郎將朱儁將兵計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

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日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欲創營馬則草中軍容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驃馬馳還營格地可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

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

拜堅別部司馬結漢書曰儁字公儒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

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偃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固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徒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臣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

弘治三左

六心一

二

日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固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

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傷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也長安溫以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也長安溫以

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

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

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

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

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

上無禮一罪也朝遂跋扈年當以時進討而

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江無功應召

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

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獲首斬莊賈魏絳戮揚

于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

矣温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

章遂聞大兵向主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

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車三罪勸温斬之

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

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

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部中震服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

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廣江太守陸康從子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

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堅亦舉兵荆州

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諸帝字通

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杜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

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宇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叡

叡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温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

叡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叡散叡聞兵至皆山懷望之遣同

叡為堅前郎答曰兵久在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示服請使

更乞賞直耳叡曰刺史豈肯有以吾便開意以教後自入

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讓，潁川人，亦知名。春秋曰：秦所表堅，殷中郎將堅到南陽。

六守請軍糧，咨以間網紀網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

日亦答，詎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

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

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

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

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慮，乃

魯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慮，乃

魯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慮，乃

魯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慮，乃

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去

史公仇穉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

東門外，袒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

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

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道，引入城，乃謂

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

得入耳。卓兵見堅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史曰：初，堅討董卓，列梁縣。卓亦遣兵步騎五千，

太守胡軫、大校、布為騎督，其餘步騎將校。

齊來軫字文才性忠願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
齊耳諸將聞而一怒之軍到廣武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
已極當止宿又一個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
城諸將惡其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
已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其設不
虞於於是吏士饒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壘釋甲休
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東擾亂奔走皆棄甲
走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
守已固穿壘已深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
不能攻而過

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
退下馬以幘冠家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
自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
良久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

疑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
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

陽人去魯陽百餘國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
必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

離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諸潤之
遂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
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燕

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今堅列疏子弟任刺
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

不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
卓謂長史劉艾

不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
卓謂長史劉艾

曰張東軍救數矣昔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懇頗能用人
曰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
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下得止遂行留別部
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
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
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
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
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見曹必還羌
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
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
後遠果斷蔡園值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
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
豈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專此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
二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
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見驅略
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不如人
亦安得父卓曰然但殺二袁
袁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

吳志一

下

馬紀

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立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

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開帳派弟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莫

宗廟祠以太室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

莫有敢攻堅今人入井探得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高

亦昌方圓四寸上細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

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璽者以授井中

袁術將僭號問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

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關上又大

康之初孫昭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

虞喜志并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自一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

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至事異故文字不同

高祖云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關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

世高祖所佩秦皇帝璽出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

不在六璽之數安得摠其說正應氏漢官皇甫嵩其論六

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

壽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必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

清器祕寶耀耀益彰蓋一代之奇寶將來之異聞而以不經

之後疆謂之偽不亦誣乎陳之為偽實傳亦論其誤侯處

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之為偽者山三時集三朝至授天

三國志曰古人不以爲難也

孫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

六國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

則此重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况斯物哉

軍還任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乘并以

自疆大表紹遣會稽周騭爲豫州刺史

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弟下騭字仁明周所之弟也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荆

表遣蕭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

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表

與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潰也後吳

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

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 兄子貴帥將士衆

就術術復表貴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

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

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 志林曰堅有

策字伯符堅初與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

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爲宗

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譽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

成間策聲問自命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

堅甚完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當職侯讓 徐州牧陶謙深心策策舅吳景時為

楊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

緣召募得數百人與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

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言

雄雋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

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推病有微志欲從

袁揚州水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揚收合流散東據吳會

經之中無以奉替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

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營生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

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

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度

運齊晉並與王室已寧諸侯不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魏武

之名若投丹揚收兵吳會則功勳可一雋敵可報據長江奮

武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不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

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必由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

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

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弟

而言曰三父昔從長沙入計重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

結好不辛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

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意還其父兵術謂策曰

始用貴舅為丹揚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

依召募策遂請丹揚依舊得數伯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大

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九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大

傳馬曰碑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

懷義校尉術大將喬如張動皆傾心敬焉術常歎

曰使術有子如孫郎一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

術營隱於內廢策指使人就斬之詭謂術謝術曰

其人好叛當其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

之術初許策為九術太守已而更用丹揚陳紀後

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
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許使主簿步騭之策當
銜恨術遣策文康謂曰前錯用果紀每恨本意
遂一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
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
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
阿時吳景尚在丹揚策從兄貢又為丹揚都尉繇
至皆迫逐之景貢退言歷陽臨遣樊能千糜陳橫
屯江隄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
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貢共

入吳志一

九

年

將軍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
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書藏在吳驛助勇計橫江
策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三行表策為折衝校尉
行於寇將軍兵士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

百人比至歷陽步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
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

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魯牛渚

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部相卒融依繇為盟三禮據

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

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千糜等復合衆

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

融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

歲後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傷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營下今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
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
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縣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
江乘皆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
下之

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

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

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鬼長史委城郭竄伏山阜
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

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室詣阜
陵迎母及弟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策融等故鄉部曲來

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
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乃千餘匹威震江

東形勢轉威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

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

六月二十四

吳志一

二

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

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郡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

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

已彘矣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

會稽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

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

死輿有勇力虎衰不聞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

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

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

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
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守復以吳景為丹楊太守以孫貴為豫章太守分豫
章為廬陵郡以貴弟輔為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傳曰東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時表術儲號策以書貢

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

夫解或頃聞建議復欲追尊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

撫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

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

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休北

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

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世如使不遵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

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

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

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遣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等

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等

正德十年谷月吳志一

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

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

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

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害於秦莽之役故能度去

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末見受命之應驗而欲

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

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

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異五也幼主岐嶷若除

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

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

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

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

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

而比為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蹟頓念社

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

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

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

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

生衆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

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才上惑衆終有後悔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敦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符臣無備以予惟所遺志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婢臣以此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然之文也此書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侯

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上平戎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分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歟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會稽太守又詔勅

故左將軍素持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困兵亂說計百姓聞其言以為不效定使得節平東將軍領徐州溫侯布上術所造感眾效之孫臍梟之性遂其無道修首

乃心本朝欲還討行為國効節色加顯異夫慈賞侯功惟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兵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馬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誦誦便承制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孫本同形勢行到錢塘瑀圖襲元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信三千餘緡賊與丹陽

城涇陵陽始安縣欽諸險縣大帥相即庶已及吳郡烏程白虎等使為內應同策軍發欽功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追逸攻瑀於海曲大瑀瑀復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瑒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表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其表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蕃不遺細節臣襲爵無名郡仰祭龍顧所下克堪與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三郡此阿得表紹所呈表以臣行殄返將軍至彼天

書乃知亦檀雖節指廢猶用棟樑臣年十七喪哭所托懼有不任堂構之節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代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二計略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序張璠漢記及吳鑑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策又遣使貢方物誤後術死於年可載其亦相書轉詳討逆將軍改封吳侯策欲就策廬江與劉動要擊乘虜之收其珍寶以策間之偽與勳

如望新得舊東時... 早上... 宗民萬餘家... 江

策輕軍晨夜龍襲拔廬江

策被認勅

江表傳曰

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表術劉表

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曾女將黃荷等畏懼曹公不敢守

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

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備告繇於豫章太守華歆歆

以與借借往歷月纔得數千斛而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

襲取之勳得借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

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

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

妻子上用波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從

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

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所築壘自守告急

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大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

攻大破勳勳與借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

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女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

箭長子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說策表

曰日計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

祖並來趨巨臣以十一日平日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

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

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

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黃女

武遠振巨計有罪得效微勤是時表紹方彊而策并江

瓜牙表之驕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

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

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

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

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

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

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己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詳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

反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已乃囚之知友及時人

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

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為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

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李

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與

救岱惟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

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太小

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

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

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入張允

沈賢今豫吳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

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今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

止使與岱錯道遂免租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

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

將賓客古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鐵趨度門下諸

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

收之諸車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殺之母謂策曰于先

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

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

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文

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繆怕頭鼓琴燒香讀

邪俗道書云以助出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

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將首於市諸

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尺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

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干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

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

歲干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存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

百年者就而見之彭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

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

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

不感則書表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陵
為相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
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
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鳩厲策催諸將士
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
言我為不如干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敗言至呵問之曰天
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
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
請雨若能感天日中兩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
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物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
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載其尸天夜忽更
與雲覆之明且往視不知所在 案江密治兵部署諸將
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

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立與客遇客擊

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
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

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
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世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皆
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二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
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還若放於外必為
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
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獲日
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處
策曰當兵吾昔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

二人怖急便舉弓射 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之眾自號大司馬

其龍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盛異同評曰

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一郡然黃祖乘其
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疆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
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此斯蓋庸人之所鑒見
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索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
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諺矣代登之
言為有諛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龍當軍士疑此為詐便
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
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
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

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

此言其德也。夫德者，本無事也。然其德足以化民，故曰德教之興，民之歸之，如水之就下。此言其德也。夫德者，本無事也。然其德足以化民，故曰德教之興，民之歸之，如水之就下。

三紅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

三紅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不如御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之英鑒豈吝名號於亂世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
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
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
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
貽厥之謀可謂輕子乘之國臨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
得奮其從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
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儼於未死慮難於將來
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
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
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
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觀觀之心於
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格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
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揚

表長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

度弘明仁而多斷好狹養士始有知名件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

君沒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

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

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

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

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

三十一

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誦

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

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授禮記曾子問曰子夏

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

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

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

喪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

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

權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不盡

天下莫先之有州郡

志未育君...之國張昭周瑜等謂權

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

會稽太守屯吳使承之郡行文書事待張

傳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

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

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

言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

狀曰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印李術凶惡

輕犯僕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

之進為國朝歸除鯨鯢退為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

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在海內

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聞門自

求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九

二

吳志二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之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

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

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揚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

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

人言卿後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

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

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反遂逃却曰若子議

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
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錄子兵法又辯於口每以
眾人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錄子兵法又辯於口每以
皆通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三

容敬焉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

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

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

口是歲使賀齊討黠歙黠音伊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吳錄

曰晉改新定為遂安犁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

荆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

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

四〇四六

吳志二

三

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曰為陳成敗備進住

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

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

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茂庵南

於吳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

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

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

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

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黨所圍用呂

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

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

權軍歎其齊肅乃退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

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

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戲與曹公

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

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

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

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

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凉州凉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正統元年八月利國吳三三二

五

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蔽統等以死扞

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鬃將軍長上短下便

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

及與逢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

已見徵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公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德

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女吳靚乘馬射虎於廣

陵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

雲以文德

二十四年孫權國會仁於東陽曹公遣左將軍

孫乾之會使水軍起引以舟其盡虛禁等

孫乾之使往城未破權內權引外欲以高

孫乾之引以引自致曹公且欲使引與權

孫乾之引使曹仁以弩射示引引相擊

孫乾之引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

孫乾之引部主守壽春以城降蒙據江陵據其

孫乾之引之因陸遜別取宜都獲御歸枝江表

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出蜀關

城崇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

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

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雲

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

曹公表權為顯赫將軍假節都荊州改封侯昌侯

曹公表權為顯赫將軍假節都荊州改封侯昌侯

曹公表權為顯赫將軍假節都荊州改封侯昌侯

魏遣校尉梁寓奉旨平漢及令王博南馬又遣宗

光等歸

魏略曰梁寓字孔雋吳人也權遣寓
魏遣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還南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不代為丞相魏王

改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

陰鄧筑陽

筑音

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

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於蜀

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
者已分野七星氣何如遂有儲意而以位次尚少無

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
事致討然後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事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

新桑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

皇志二

七

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

古之善教昔雋而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

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

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

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

失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

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

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為

貴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豈故以是

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格士

所以承章元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晉向祖受命之初
分裂膏腴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
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苦尚國秉統天機
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
親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池漢
既道注曰水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綿南方之貢
曾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義

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
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
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

三十九

五十二

齊書

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直以白茅對揚朕命
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人
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
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入整戎輅各一立牡
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衣冕之
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
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
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

鉄鉞各一君文和於内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

一彤矢百族弓百族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

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

以服朕命以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

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

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

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

之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

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

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是歲劉備師軍來伐至巫山秭

歸使使誘道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

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

潘章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

何等王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

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

是其明也獲於近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

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

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孝乎咨曰吳王

浮江万艘帶甲百万任賢使能志存經畧虽有余閑博覽書

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

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

咨曰聰明持遠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人

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

改年號正服色以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

應天順民權納之吳書曰珩字仲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山吳郡人少線

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

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

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

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

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曰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

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以慈臣聞兵家

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

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脩繕舟車曾作戰具令皆兼

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英俊獎厲將士則立登為王

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禰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

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羣巨奏曰荆揚二州

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

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濟何其倒也惠子曰有

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

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

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孫何惜焉彼

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

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黃龍見蜀軍分據險

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

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

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

之意文帝報使致驪子裘明光鎡駢馬又以表書所作典論

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窟誠險深入曠日持

久內迫羅敷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

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

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兇懼昔吳漢

先燒荆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歎始襲略陽文

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初權外託事魏而

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相階往與明
齊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郃徐晃
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
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
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相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
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
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
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
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
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

所恥

國語曰徑理之徑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掘之是以無成功

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

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
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
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
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

者悞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

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

臣之王日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

臣已而伐之戎車不愜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役騷然吳楚養

臣武雖既為社稷大憂若前漢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

臣之思長念鴛泉反器之

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耶辟之態巧言如流
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躡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
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
之使南面稱孤魚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先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大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
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
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滯江湖負固不服徂快累世詐為
成功上有尉他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疆之辭終非不侵不
叛之臣以為昆錡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
大崩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虞罪深變重臣謹考之
周禮九伐之法平推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
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
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鳩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
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
不載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
此小君君果有辭外引隗躡遣子不終內喻竇融
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治周之還口陳拍

弘治三年

吳三二

十二

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
俛仰從群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
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
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

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

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位王當發遣之
遣周為殘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
此乃奉欵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後有
異圖愚情慳慳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
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高傳命
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
恕保權所執謹遣告周東里衣至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
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
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
重寢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

周書曰：周文王受命，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殷
不遠，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
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
察慢慢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遠，故
三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
復來，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
事，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
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
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
業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
以爲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
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
人侍也，周以闔門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派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
志

法

周書曰：周文王受命，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殷
不遠，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
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
察慢慢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遠，故
三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
復來，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
事，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
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
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
業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
以爲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
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
人侍也，周以闔門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派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
志

法

人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在

推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

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命

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十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

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

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立德書曰

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

漢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開屋

三備即仕而啖肴膳酒有斗并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

其郎中嘗與之言婦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解于

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情洪恩不畏龍

得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鮮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

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

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且乎泉曰曹嬰父子

受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

書耳備甚慙惡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然猶與

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然猶與

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

山改四分用乾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焉土

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

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但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

用其始豈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

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相兵

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

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

江表傳曰權辭讓曰

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

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符之

聞此部分欲以助孤孤內謙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

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焉劇故自折校

訖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可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

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穎川人

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

王若欲脩宿好宜當為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脩好必

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

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

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誠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實旅親賢

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

義帶甲百萬懇帛如也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

與熙同郡使羣議之以重利熙不為迴也生厚彼欲因

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也道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

御者覺之不得死權憐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

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

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龍驤斬春邵等生虜

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

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

圖也乃還

千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六駭乃

帝加采飾焉一夕而成

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

而計之曰五十八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

重結盟好權謂芝曰

山

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吳歷曰蜀致馬

二百匹錦千

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

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

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

圖也乃還

千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六駭乃

帝加采飾焉一夕而成

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

而計之曰五十八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

農畝擁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牛八牛
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
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
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云
治富春也
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
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
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
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
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
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

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精
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禪補邪而云不敢
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
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曰亦
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
若徒守江東脩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
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
與君分義時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
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為科

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今

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

名為長安試泛之鈞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今施工取樊口壘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竟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震震於波瀾近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

鄱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三院

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

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呂範舟叛如魏權恐諸將畏

大言而少言是六

吳志二

六

吳志

罪而二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

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載權告天文曰皇帝曰權敢用玄壯昭告于皇皇后帝漢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

天地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亂

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

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

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

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

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
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
吳三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勿與

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閭昌門出天子唱

吳西鄭門五月使校尉張剛管駕之遼東六月蜀遣夫差所作

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

吳究翼并涼蜀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造

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

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

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

禁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久廢尋丕凶

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

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

六三十一

吳志二

一九

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

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

伐衛先分其田以卑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

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

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

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

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

高聽下靈威業謹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

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

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
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
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
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悃慢
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
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
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
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
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
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
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
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
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卒衆五萬討武陵蠻夷
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
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
布詐降以誅魏將王凌濬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

大兵潛伏於阜陵侯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
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
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

賀正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
舒閻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爵位江表傳曰是冬羣目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
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

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上
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編京即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

郊於豐見何經典復書曰伏曰元漢書郊祀志臣衡奏從其
河東郊於豐權曰文王性謙治表郊諸使之位明未郊也

無明文臣衡俗儒意說非典雖曰正義不可用也志林

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臣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
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

詩云堯見天因郊而生台稷故國之於郊命使事天故
有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

言人郊祀也是以樾樾之作有續燎之新文王郊豐經
文臣衡豈俗而在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

其二伐崇黷黎祖伊奔告天既辜殷乃眷西顧太伯三
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臣衡之奏有所未盡
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口非據經典者也方
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莫
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
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睢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
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
辭故矯之云睢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賦受元命夙夜

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蒼神祇下

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力共定海內

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
大守燕王父嚙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
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彰
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
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
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
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
詔恩令普天率士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
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加貞達等將兵萬人
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表傳載權詔曰故魏
節車騎將軍遠東太守

俟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
匪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
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
旌投鉞剪除凶虐自東徂西靡寧輿苟力所及民無
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
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
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三績任於古人雖昔實融背棄
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矣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
之曰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襲德以祿報功功大者
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
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古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
厲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實是言哉
一六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人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
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一版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
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立上直以白茅爰契
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
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勳聽後命以君
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
長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耆人成功倉
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

冕之服赤鳥副焉君正位以德

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宜導
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居
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
士百人君戎馬整威震遐方糾度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
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
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茲矢千君忠勤有温恭為
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鉅龜一占珪瓚副焉欽哉
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
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

臣松之以為權懷諫遠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
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
非惟闇寒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
實為無道

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
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

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

弘治三年

吳志二

二十三

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

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
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曰張

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
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

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
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七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

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
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

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
明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

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
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

莫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口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搗菜果

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向驪王宮因宣詔於向驪宮及其
主簿許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

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
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

自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書陳拜官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向等到安平先遣復尉陳奉前見官而官受魏出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官遣主簿岑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官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官是時宏舟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

山名四

二

二十四

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電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甲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率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
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
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
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
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
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
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
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
委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
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
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
獨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
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
滿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
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
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
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
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
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為
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

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
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
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
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
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亮
平山越事畢長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十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
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
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聞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
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

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
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
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
校事呂壹壹性奇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
納大目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
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
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
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
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
言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懇願

百手苦至乃懷劫危怖不自安之心聞此
刻怪何者夫惟聖人非無過二言能自見
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言
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
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言出
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
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小至長髮有二色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
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
公年過志壯冀求輔弼每獨歎責

在表傳一牌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犬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其純不

惟積乎故能田粟力則無以於天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

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一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
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一復是過榮福一戚相與共
之忠不匿情智無遺二司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
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與易齊相諸侯之有耳
言善管子未嘗不歡言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
言不止分孤自省無二公之德而諸君誅諍不出
察心似嫌難以此二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
言必管乎何如耳又一相見因事當笑一定大業
百事要所當論

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即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入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

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年衛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

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

達措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即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

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當懷恨後密請胄權大怒召胄還審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

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

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

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

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

弘治三年

吳志二

二十八

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

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

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

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

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

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樵樓穿壅發渠以備盜

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

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

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立八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千餘人戰死車騎將

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相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毅札言

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一宜徐荆揚之地舉疆宇之數使疆者執戰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月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計洛之眾勢必分離犄角是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凌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與為嘉興

卷之三十一

卷之五十二

二十九

蘇

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

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
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
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
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
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且為之備
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
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還蜀在萬
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
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

大正... 卷之二... 三

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

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

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詔曰魯將

妻云夫子棄父其傷
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

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

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陸曰茂本淮

正陵所失物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大

領于兵權勢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或與兼

難督虞欽牙門柴先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

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被引兵入苑

及石頭鳩遣人罪八月大赦遣校尉陳烈將屯田及作

十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
志在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祖中斬獲千餘

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

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

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

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詢宏往日陳壽大錢云以意
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
輸裁計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
諸葛壹為叛以誘諸

二月權適南宮江表傳曰是歲權出
諸葛壹為叛以誘諸

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曰是歲權出
諸葛壹為叛以誘諸

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
載權詔

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

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

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

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

二歲建國曰仁者王者

不暴虐則仁者不害也

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

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

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

修所職以臣不遠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

鵝一原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療鵝以祭

鵝一原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療鵝以祭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策

二星而東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鵠

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

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后

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

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其道十二月魏大將

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

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揚都時注曰烽火以炬置

五十二至三十冠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是歲神人

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

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

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

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臨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不

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

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

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權曰盛聞國將興聽於一兵

諺臣在側廢適立無以逆為事可謂多矣秋八月朔大風

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

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天錄曰權得風疾

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縣役

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

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

改元為神鳳皇后番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

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

七月葬蔣陵傳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

有江南之地謀其名豪咸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

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

牙分任受職兼聞伺隙兵不

妾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事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

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

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

嗣廢弊兵融注尚書曰終所謂貽弊孫謀以宴翼

子書哉其後葉陵遲遂致不復國未必不由此也臣

為孫權權無罪之子雖此亂然國之頃孫白中表

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伴國祚休不
早死則皓不相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

卅四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

正元二年六月

在位皆進爵，班賞。宄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

過巢湖

巢音祖了反

城東，與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

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

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

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

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

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

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

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洛
引軍還冬十月大鄉良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
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六鳥
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

十一月星芾于斗牛口表傳曰是歲交
社稷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
淮南之眾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
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龍表壽春軍及東興聞欽
等敗壬寅兵進于橐皋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萬

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

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
班所敗於菰波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

月使鎮南將軍朱異龍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
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瑋自殺恂等伏辜陽

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
吳瓌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

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
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
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公峻

角征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巨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繇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繇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繇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繇繇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實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

文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繇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惲謀殺繇事覺繇殺惲追三急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安京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除親疏事繇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六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志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

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曰先帝數有持劍令大將軍問事也

有肅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
曰向求蜜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刀女張郛啓黃門藏事
語不同請付獄推蓋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其
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
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
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日黃門先恨藏事
以鼠矢投錫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
既蓋之且有播覆無緣有此黃門將自恨於汝邪吏叩頭曰
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
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斃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鼠
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弊也緣遇
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謂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

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
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請牙門二弟爲質六月使文
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壑衆

大正百五十一卷九十四頁八十二

卷九十四

龍襄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緝率衆救壽春
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緝使異爲煎部督與丁
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郡尉
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鄒胃將軍
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緝大怒
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緝自鑊里還建業
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統子禕儀以其母奔魏丁二
月全端隱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二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
春誕及左右戰死與亮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

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承於蒼龍門外召大呂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任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廡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

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襄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緄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道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

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縣民聞羊衡有

人物之鑒往于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召言操弄權柄大曰長幅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操不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竟被誅而衡大是驚也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楊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林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若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遂致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取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請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速將軍授以榮載備無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綸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口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何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相封君家吾荅曰且人患無德義不遠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

得編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止枯樹猶在已丑封孫皓為烏程侯皓弟

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君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

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依謙虛不許一月甲午風四轉

五復蒙霧連日絀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

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

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

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

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

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

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

長三三

七二

夫恩侍中與六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

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

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

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之為留

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

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絀逆謀陰與張

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并殿詔武

士縛絀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

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博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

博弟恂為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

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脩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

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

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
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
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
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假官侯遣

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蟬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楊戴顯

迎亮喪葬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

周弈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

陟之詔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

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少賢良方正

告不就孫休即位特擢偉累遷至光祿勳

亂偉乃辭老耄病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

戊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

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

護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

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九月布山言白龍

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

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

氏戊子立子雷暉為太子大赦

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各

以相紀別長

作好名如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誓字也

不謀孤公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雷暉晉如

字音首音如迄今之也次子之重音首音如元航之航字異音如
博音如攻理首之噴次子各詎詎音非早其之恭字音且音如
李勃之舉次子各寇寇音如厚衣下寬入之喪字音發音如
有所維持之義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
夫書八體道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不可
庶易棄其昔告天下使咸聞知 且松之以焉傳
制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易則
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休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
以之字制不與之音違明詔於前脩垂嗤駭於後代不亦
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微矣
十一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
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
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
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
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興博士祭酒韋曜博
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
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
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且
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
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
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且下姦變之事
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
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
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
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

九一八五 小十十六 五十六之三

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盲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号今揚都有察戰巷

吳志三

二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咸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徽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殺萬餘人魏使將軍劉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逐之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

江表傳曰劉烈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僕陽時年

三十諡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及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後

吳志三

十二

發一矢氣力倍常關戶崩皆指轉可開開四周為鐵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鐵制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雲座皆刻刻人青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而體

中遺出遺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金

棄葬天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劫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懿祖字皓宗孫休

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

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攜

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或昔為烏程令

與皓相善孫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

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

希與布說休妃太后朱以皓為嗣朱曰我
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
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
元元元年也

元元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
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
賞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
景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璽為豫章
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皓初立後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
無妻命與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

是歲旱暵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與布

以諂皓十一月誅與布十二月孫休葬
父滕故為高密侯

勇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

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

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執力利害以申喻皓

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
不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未塗純德既

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頌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
聖明覆育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殊方

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戢暴骸元因梓園定
周轉心矣以待日將欲止戈興仁為百世請命故分

書以達天時之旨

江表傳曰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
處宰輔之任漸尊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
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
言亦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
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孟
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
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
為中書令喜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
陟嘗規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
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
魏帝見之使價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
宴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價者告曰
安樂公其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
不代草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
也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自西陵以至
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入雖有八天之軀靡不
亦難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臣松之以
體靡不受患防護風氣豈唯數處取譬若此

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
身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從
出首特封于平都亭以侯乎弟瞻字思遠入仕

皓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
身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從
出首特封于平都亭以侯乎弟瞻字思遠入仕

身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從
出首特封于平都亭以侯乎弟瞻字思遠入仕

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 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

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

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

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

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

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

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

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

月卒日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

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

多識年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

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

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

中前助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

禎並結縵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

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

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

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次是

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

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劭答曰天生

誰能去兵請許相雄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
乎宜遣間謀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
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
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歲為右丞相冬十
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鑿曰永安劫皓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
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諳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
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
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
故皓遣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與山岡連
者以履之既聞但反自以為然上得計也使數百人黃謀入
選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
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

揚為吳興郡昭詔曰古者分上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
藩屏泰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宣初與闔立

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抗臨
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
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蕃庶明陵奉承大以零陵北
祭不亦可乎其重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

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建業衛將軍滕牧留
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歲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

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中宮二百丈權所起也
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適西諸故曰顯明○吳歷云

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
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
巧功役之費以億萬冬十二月皓敕一居之是歲分豫章
陸凱固諫不從

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

司空吳書曰初因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秋九

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

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

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

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

虞詡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白荊州監軍

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

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八

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

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

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

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

行東觀令華豐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揚刀玄

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

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隆人言壽春下有童

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

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

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是歲

太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隨瑁破交趾禽殺石日所置守將九真日商比日環屬

日不滿而想盡血之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

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以懷鄰國不亦可乎稷足糧盡救

乃納之使送瑁下聚瑁至合浦歃血死晉遣賄交州刺史初毛

吳軍戰玠前部督脩則陶瑁等以吳壯勇欲赦之而則

吳求玠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

請復作賊是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係皓汝父何死狗

子皆關內侯比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

為新昌郡者將破扶巖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

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

也石名宗避皓子馬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壽大

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黃友庶可

得與氣類接也其讀言以夜不解蕭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

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猶知之除

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

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特昏不得將家之

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歸心正犯禁委官語在

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

宗母嘗省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數而筍為之

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西苑言鳳皇皇集改明

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

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計

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

歲右丞相萬或被遣

死徙其子弟於盧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

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拙皓聞知以或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衛之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及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何定姦穢發聞伏誅皓

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

補吏定接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尉典知酷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念諧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大至直數千匹御犬率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勸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宛陵令質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經訊治熙又諧祭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經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

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

六二

吳志三

十九

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

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

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

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

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

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郡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

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

自妖言事由於已非有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意誕卒不免遂自經以證之臨立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

以門資則身本郡踰越濟類位極朝右不能資揚盛光養之以福今妖詭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尊昏之惡卒非辜矣家

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
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
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之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
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
義詔郡縣遣三郡督何祖收熙熙發兵自衛斷之海
圖形廟堂

道熙部曲殺熙送晉建業二年秋七月遣

二十五人分至州郡

改年及是歲連大赦彭林為桂林郡天冊元年

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

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

吳志三

二十一

五十五

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

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

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婚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

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

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

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

楊州士作天子山世治太平始

江表傳曰歷為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

謂之石印又云石印一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稱傳

印神有三印時歷陽長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

山巫言石印三印詔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

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

渚乎從大皇帝逮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

三郎為主又刻石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

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

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

石文

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

馬子張傲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

兄寵愛是歲斫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傲父會

上表云若用傲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 昭許之傲表正

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

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六

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

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

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出舊軍不樂離別

又料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

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

馬自号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

刺史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吳有諺識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其有公孫也 皓

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

二上 以二上

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
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
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
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
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
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
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
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
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
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錄

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
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
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
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
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
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
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
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各謬
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
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

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
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

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平矣

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是
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吳五刑三代七辟肉
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

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
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操其睛視皆鑿其眼

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也之者謬曰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
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

之內視上於衡則傷下於帶則憂旁則罪以禮視瞻高下不
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若相廷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

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照不測矣正使
有之將有何失九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潘彬所至則土

六六字小六五十一

吳志三

二十三

王宗

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

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于寶晉紀曰吳

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

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

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

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

無戰心而盡阮之可以成二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

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

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

於是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上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
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
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
大難屢作智力雖盡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
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報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
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汝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昔
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
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驅馳無成獲安彼之矣民為口又矣司馬懿父其
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在其平惠為之謀止而救其民
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二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
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在賢使能各盡其力
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
今蜀闢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
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
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
楚勦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
也矣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梯督
葛誕帥眾三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然曰晉治水軍
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
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
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
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
喪則大事去矣梯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
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
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
勢蓋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
行成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
不亦辱

大八小九十五 吳志二

二十四

五十二

平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觀與五六百人退走使
梯不肯去觀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
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甚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
日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
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莫牽曳之如是觀流涕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梯少知名及處
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
榮從梯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
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
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梯意中大愕不覺大呼
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梯懼口
餘聲發揚耳其日梯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

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于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
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
爾當以也謝百姓眾因叩唯遂並 戊辰陶潛從武昌還
起收昏皓駱驛遣山見皓也

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

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
營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
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
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
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
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
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備
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真等奉
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建

夏何植言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建
而張華不反喪軍過半甚懼張千今無聊得陶書
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皆懼不足非戒不固兵
兵之背戰豈怨兵邪怨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
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神終訖何其局哉天匪
招也瞋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奇議
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
勢遂今百姓文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
無三勳愧山積設有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項實
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己之譏自居宮室
拘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
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
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
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
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勳休尚
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
焚檣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
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

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及口二百三十萬米穀由以皓致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

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

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

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

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抄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

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

一異兒長四尺余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群兒戲諸兒莫

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群戲樂故

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燭燭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

乃答曰尔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尔三公

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尔

去乎蛛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

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

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于

空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疾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

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

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益并天下遇同人之頃對

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墮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以異

朝不謀夕其災惑巫祈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眾目子遠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譏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誓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其乃淫虐是縱酷被君幸則天人殛之勤絕其祚奪其嗣而無失節之議向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向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憤故也况昭罪為連衣于四辛矣身首素旆不示以謝寬宥考社未足以紀暴虐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曠行天罰伐罪吊民之美我豈足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甚以詩云取彼譜人投異虜虎聊諸猶然矧譜重乎且神旗雷掃兵臨偽窟第勢迫然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合基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壽春竊命禍基京誠毒編字內皇綱弛紊王室遂甲於是羣雄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勇伯世威稜則夷弄震蕩兵交則蹙實授載遂掃清宗祧禪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離起之師跨邑孝關之羣羅羅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勳力然皆包藏禍心懼亂或師無謀律夜感稔寇忠規武節未若若此其著者武烈既沒長沙桓二逸才命世弱冠見發昭擊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壽壽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庶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可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矣將止此諸莖誅鉏下紀流宗與於夷庚及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大少而歸歸物戎車既次羣凶則日大業未就中出而墮用集茂大皇帝以高蹤襲於遠觀心發乎今圖從政者於故實播憲穆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而小帛旅於丘園始命交于塗於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於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魚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恒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

自託士變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
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
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
交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
忠臣之故百官苟合庶務未是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
然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備如也爰及中葉
三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
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海西阻險塞長江制
區宇峻山崇其封域國家之利夫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
中才守之以道善人飾之有術敷率遺害勤民謹政循定策
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房齒之
國蜀或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蕃扶之與國而非吳人之
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既流
迎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船艦千里
前驅不過百艦或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地其勢然也昔蜀
之初亡朝臣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害
天子總羣議而詰之六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
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被我之所共彼若棄長

伎以劫所岳即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城
口以待禽耳遠步關之亂惟併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
亦平時大邦之來雲翔電發縣旌以介築壘遵者縹帶要害
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必江東下陸公以編師三萬北
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蹙跡待戮而不取也關生
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至東西
同捷敵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
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非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求
未益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
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不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
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
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台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
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夫
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
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蘊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
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益
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
則元與之同慶及真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矣與眾同慶

則其危不可得也。厄與而其患則其難不足邛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七宇。麥秀無悲，殷之思一黍離，無悠周之感矣。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三十一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